

青春的蹉跎

〔日〕 石川达三 著
金 中 译



青春的蹉跎

〔日〕石川达三 著 金 中 译



石川达三
青春の蹉跎

根据日本新潮社新潮文库本译

青春的蹉跎

〔日〕石川达三著

金 中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0,000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四次印刷
印数: 118,501—199,500

统一书号: 10116·854 定价: 0.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的社会小说的代表作之一。1968年发表后，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至今仍是一部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畅销书。

作家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形象——江藤贤一郎。他是个才华出众，前程似锦的大学生，但他凡事都奉行利己主义，一举一动无不浸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铜臭。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并不爱登美子，只是为了发泄兽欲，花言巧语诱骗并奸污了她；他也不爱资产阶级小姐康子，只是因为贪图康子父亲的巨额遗产，才低三下四地去博取康子的欢心。登美子怀孕后，他为了扫除向上爬的障碍，残酷地杀害了登美子，终于走上犯罪道路，葬送了自己的青春。

作家怀着深厚的爱与憎，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别具匠心的情节安排，相当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个人主义，向青年朋友们敲响了警钟：为了美好的青春，千万要警惕个人主义腐蚀你的灵魂！

责任编辑：梁发璋

封面插图：严 濬

致中国读者

石川达三

从遥远的日本，我向中国广大的读者诸君致意。得悉由于金中先生的努力，我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感到非常高兴。日本现在被称为经济大国等等，但它的内部矛盾重重，纠纷四起。这种现象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同样的。我不得不把日本的这些矛盾和纠纷写出来，是出于我对日本的热爱，也是我的悲愤的表现。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诸君不仅了解作品表面的故事情节，而且了解隐秘在作品深处的作者的悲愤。祝中国和平与繁荣。

1981年2月24日

于东京

译者的话

《青春的蹉跎》是石川达三先生的社会小说代表作之一。它从一九六八年四月至九月在日本《每日新闻》连载，立即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不久这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卖座经久不衰，盛况空前。以后此书由日本新潮社刊行单行本，十多年来印行几十版，一直是畅销书之一。

《青春的蹉跎》受到广大读者如此热烈的欢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石川达三先生是一位感觉锐敏，善于分析社会问题，热情洋溢的社会小说作家。他擅长在日本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通过作品的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物，鞭挞社会，给作品赋予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青春的蹉跎》中，石川达三先生塑造了江藤贤一郎这个小人物。通过贤一郎的思想活动的描述，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江藤贤一郎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本来是学法律的大学生，头脑灵敏，体格强健，性格开朗。在大学里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颇得师长们的好评，一致认为他将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通过文官考试，进入司法界当官。他自己也颇为自负，自以为算盘打得非常精。诸凡待人接物，处理问题，围绕着他的个人利益，他都抱有独到的见解。对

于学校里的左翼学生运动，他袖手旁观。他的要好的同学三宅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警察抓去，他无动于衷，还暗自庆幸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他的表兄小野精二郎几次参加文官考试，都名落孙山。他轻蔑他，奚落他，但还要利用他。在恋爱问题上，他更暴露了他虚伪、自私、狂妄的丑恶面目。他的一举一动都没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铜臭。他压根儿不爱大桥登美子，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仍跟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带她出去滑雪，乘机奸污了她。他对伯父的女儿康子也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伯父出钱供他念书，还打算把他培养成为法学博士，他对伯父的巨额遗产亦垂涎三尺。看在金钱的份上，只得对自己不爱的资产阶级小姐低三下四，并竭力隐瞒自己和大桥登美子的暧昧关系，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岸然道貌的正人君子，以博得康子的欢心。当大桥登美子告诉他，她已怀孕了，要求和他结婚时，正是他打算和康子订婚之际，事情一败露，他向上爬的美梦立刻就会破灭。于是他千方百计欺骗登美子，软硬兼施，强迫登美子去堕胎。一计失败，又生一计，最后终于把登美子诱骗到他奸污她的箱根温泉边杀害了她，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自以为很聪明，制造伪证，证明自己不在杀人现场。但他毕竟是个青年，社会经验又很少。在日本这个警察制度极其严密的国家里，他的犯罪行为很快被侦破了。他终于带着悔恨、懊恼、痛苦、绝望锒铛入狱，葬送了自己年轻的一生。

在我的译稿脱稿后，曾经请几位朋友看过这部分。有的人认为这部小说的结尾不好。当警察告诉贤一郎，登美子的尸体被解剖后，经过血液的检查，发现了登美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贤一郎的。认为这样处理一方面对贤一郎的个人主义鞭

挺不力，同时也损害了登美子的形象。登美子固然是一个受害者，但石川达三先生并不是把大桥登美子当作正面人物来处理的。在当今日本社会中，在“性的解放”美名下，青年男女的性关系异常紊乱。事实上，登美子除了江藤贤一郎以外，还和其他男人鬼混，连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在什么地方跟谁发生过关系。她最后缠住贤一郎不放是因为她父亲破产，在家中又受继母的歧视和欺压，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石川达三先生对小说主人公作这样的处理，正是出于他对日本社会的激愤和感叹，使人读了《青春的蹉跎》，永远记住这两个在青春期“蹉跎”下去的青年男女。

翻开日本报纸的社会版，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强奸、自杀、谋财害命、杀死父母……等骇人听闻的事件。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文明却异常贫乏，特别是青年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在生存竞争极为激烈的社会里，人们就象在一架巨大的机器旁边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稍一疏忽，就会被这架机器卷进去，轻则身败名裂，重则丧生。

正如作者石川达三先生为本书写的《致中国读者》中所说的那样：“日本现在被称为经济大国等等，但它的内部矛盾重重，纠纷四起。……我不得不把日本的这些矛盾和纠纷写出来，是出于我对日本的热爱，也是我的悲愤的表现。”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先生在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坛以来，将近半个世纪，出于他对于祖国日本的热爱，出于他的激愤和感叹，他写下了三十余部反映战前、战后日本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有无情地揭露侵华日军屠杀非战斗人员的暴行的《活着的士兵》；有

以揭露日本法西斯当局镇压自由主义文化人为主题的《风中芦苇》；有描写日本教职员在工会领导下反对反动教育立法，争取自身权利为主题的《人墙》；有以揭露日本政界与财界互相勾结贪赃枉法为主题的《金环蚀》；有描写战后日本家族制度改变后充满铜臭的骨肉之间关系的《骨肉至亲》；还有描写“经济高速成长期”，在开发东京郊区中垄断资本之间互相倾轧、弱肉强食的《破碎的山河》等。在这些作品中，石川达三先生充满着激情，用他锋利的解剖刀把日本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内心世界一古脑儿端到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鉴赏，从中汲取教益。石川达三先生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形象化的社会学教科书，而他的全部作品则是现代日本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对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在我们向四化进军，向工业化先进的日本学习时有所借鉴。特别是当前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学习雷锋运动、号召建设共产主义精神文明的时候，这部小说从侧面给我们提供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教材。

此外，关于本书书名作一点说明。“蹉跌”在日语中是“跌倒、绊倒、失足、失败、挫折”等意思。但这些词儿放在“青春的”这个定语之后，觉得都不妥当。故仍用原书名《青春的蹉跌》。“蹉跌”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大使用，特别是对青年读者更为陌生。今查《辞海》，“蹉跌，亦作差跌，失足跌倒，比喻失误”。请允许我偷懒用“蹉跌”两字吧！

最后，承石川达三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前言，谨此表示感谢。

译者

1980年12月

于山东大学



在后街的小酒店里，他们和往常一样围着土间^①里的一张小桌，喝着廉价的酒，已经议论三个多小时了。他们觉得呆在这样的小酒店心里舒服，而且也合乎身份。四个人都是学法律的大学生，是一帮爱寻根究理的青年。因此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议论都很抽象、唯心，什么社会问题啦，政治问题啦，还有什么人生啦，革命啦等等……

作为他们议论根据的某种思想与其说是对青春充满了光明的希望，还不如说是绝望。三宅是左派学生，满腔热情地谈论着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岁月，然而他对革命的憧憬却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他对未来的革命充满信心，但却觉得现实生活毫无意义。

一句话，资本主义必须打倒。为此必须培育一批革命的青年。那就是说，在社会革命以前，必须先进行人的革命。

谁来进行人的革命呢？

那当然是，而且只能是教育。

可是这教育又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下进行的，因而就要有承受强权政治镇压的决心。

人的革命何时能够完成呢？二十年，三十年，也许更久。

① 日本式房子中设有铺地板的土地房间。

总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算它五十年吧！那么，我们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是看不到革命成功的。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到那个时候。我们死后，即使革命成功，建立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和我们毫无关系！

关系是有的，那就是由我们来建立革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我在实质问题上抱有疑问。从俄国革命的实际例子来看，共产主义社会无视人性，是反自然、反人类的；否定自由，否定私有财产……

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嘛，因此需要进行人的革命。

议论，议论，议论……。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议论。现实社会还距离他们很远。他们只是读书，听人家议论，用头脑考虑问题，探索着社会和革命问题。革命导致流血和混乱，人民因此受苦难，他们只作为一种观念上的美来感受的。尤其是在左派学生三宅的头脑中，描写战争的巨大壁画仿佛是一件美术品似的，把革命的残酷当作美丽的幻想。

三宅说：要用革命来建设我们的新社会。现在的社会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人的社会。他生活在他人的社会里心里感到厌恶而愤懑。他相信大多数民众都和他一样，心情很不舒畅。

三宅说：为了民众，革命是绝对必要的。但实际上不是为了民众，也许是为了他自己。因为所谓社会……

所谓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是属于成年人的。对尚未成年的青年来说，社会总是同他们不相协调，有一种难以习惯的偏促感。三宅认为那是因为政治不好，是资本主义太腐朽。在

后街的小酒店喝酒时，他曾经担心自己这种论点会被人驳倒。换句话说，三宅认为这条街不是民众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条街实际上并不属于他们青年，而是属于大人们，所以他们感到很别扭。

十二点过后，江藤和朋友们分手，独自登上了电车。电车在高空行驶。宽广的夜市从车窗底下匆匆闪过。夜深了，街灯暗淡无光，现出了它一天的疲劳，虽然是疲劳，但似乎还硬打起精神忽明忽暗地亮着。

从车窗往外看，目光可及的范围内住着几十万人。江藤凝视着窗外的景色。电车不论驶到哪里，千家万户的灯火都无穷无尽。那里也住着几十万人。这是淹没在人海里的旷野。这是用人的脸和身体紧紧排列起来的充满血腥味的原野。……从这夜里，江藤感到有一种压力。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悲伤和感叹以至他们的斗争都经受着压力。

他想：这就是社会——卑劣的社会，庸俗的社会，下流而又混杂的社会。可是此刻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而且今后数十年内还必须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下去。这是命中注定的劫数。对他来说好似地狱。按照一般常识考虑，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必须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获得仅够维持经济生活的一点收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把弱肉强食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一种社会。

因此，在这街上住着的不知其数的人都是江藤的敌人。没有一个自己人。从这一大群的敌人那里，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然而这些敌人都四分五裂，就象森林中的树木一样，都各自孤立。正因为这种孤立才使江藤得救，无异于给了

他可以砍伐的空隙。

然而，这个社会对于他来说并不是直接的加害者。再过两年他就要大学毕业，也就是说将要成为“社会人”。从那时候起他才开始进行真正的斗争。只有两年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获得“社会人”的资格，积蓄实力，学会狡猾和厚颜无耻。

他相信革命是不会发生的。而三宅却认为一定会到来。这不是预见，只不过是单纯的想象而已。往后五十年或六十年，这个社会还得照老样子过下去。真是令人绝望的万恶的社会。但不管绝望与否，既然社会如此，就得研究出一套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对策。人生毕竟不是空想的。……

深夜里电车中的乘客都是七歪八倒的姿势：有的疲惫不堪，衣衫褴褛；有的倚着车窗熟睡；有的喝醉了酒。这是一天中精神最为松弛的时刻，电车还在街上行驶。江藤贤一郎已经醉了，但在他醉后朦胧的头脑中还在继续刚才的争论。

“你的想法太幼稚了，”他对三宅说。“活着不就是为了妥协吗？你对同现实妥协的意义发生了误解。你否定了现实，把现实社会看作是自己的敌人。然而，你否定现实能行吗？无论你怎么否定，现实还不是在你的面前俨然存在？

……

“你似乎想当一个革命家，但我们毕竟还是个学生。对现实社会，我们还没有任何体验。……革命嘛！是受害者才干的事，你又不是什么受害者。因而更有必要去体验一下现实。等到你自己参加了工作，拿着很低的工资，过着贫困的生活，成为社会的最底层的人，成为一个受害者，到那时你再考虑革命也不晚。”

“你是实用主义的妥协主义者。”

“那还用说，你想，除了现实，还有什么呢？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左派的空头理论。空头理论无论怎样揉搓，也得不出任何结论。”

江藤认为不需要三宅指责自己，他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相信抽象的革命主义者一定失败，自己一定胜利，革命运动是不能否定的。那也许是拯救人类的崇高活动。但是大多数革命家都过着悲惨的生涯。三宅说实用主义是最卑鄙的。也许很卑鄙，但江藤贤一郎并不希望将一辈子只能经历一次的自己的人生悲惨地度过。幸福到处都有，用合法手段去争取幸福，那是我的自由。

他想：生活就是斗争，哪里也没有和平。叫嚷和平的人大都是失败主义者。胜利者总是把别人推开、打倒、夺过来，然后建立自己的阵地，扩大这个阵地，建立起安全的堡垒，在那万无一失的阵地里，含笑倾听那高唱和平的人的悲痛的呼唤。这就是现实。这个事实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江藤是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但他不是三宅那样的革命的野心，而是个人的野心。他自信容貌长得不丑，体格很好，学习成绩优秀，因此他对从车窗外的夜景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并没有失败和绝望之感。他专攻法律。这门学问对今后在社会巨大浪潮中巧妙地生活将会充分发挥作用。他想必必须掌握这门学问，把它作为个人生活的武器。

下了电车，出了车站。天空里刮着凛冽的寒风。车站前街上一排排简陋的商店都已掩门熄灯。门虽然关着，但里边都住着人。每家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孩子。那里有家

庭，有人的生活。在这生活的上面，国家的法律犹如乌云一般沉重地笼罩着。

江藤叼着香烟，迈着矫健的步伐在街上走，一边考虑着这肉眼不可见的法律的严重性。街上的人都睡去了。即使在他们睡着的时候，法律也还在约束着他们。究竟有多少法律限制着他们的行动？单单在商法中就有许许多多条文，其中有有限公司法、票据法、商业登记规则，还有最使他们头痛的各种税法。在民法中有关于地权的法律、关于债权债务的法律、亲属法和财产继承法、婚姻法和户口法、租地租房法、义务教育法。行政法中有道路法、道路交通法、建筑基准法，按行业不同还有药事法、医师法、公益抵押法、食品卫生法。此外有关经济的无数法律限制着他们的生活。一家商店的老板在生活和营业方面，肯定有一万条、一万五千条法律条文束缚着他们。

然而，大部分民众几乎都不懂法律。可是那些不为他们所知的法律却束缚着他们。因此他们似乎对法律抱有幼稚的敌意。他们认为法律并不是保护民众的，而是损害民众的。

江藤贤一郎想：这是因为他们无知或者懒惰。没有法律就不可能统治民众。法律是统治的标准、社会的秩序，就象是在土地上铺设的道路一样。顺着这条道路走，万里之路也不费吹灰之力。然而，不懂法律的民众，却在没有道路的地方乱走，不是遇到悬崖，就是掉进深谷，自找苦吃。

就象熟悉道路一样，懂得法律的人总是利用法律为自己服务。能够利用法律的人就能成为人生的胜利者。三宅有志于革命。他自己要与现行法律为敌。法律自然不容许他这种行为。内乱罪、阻碍公务执行罪、逃亡罪、骚扰罪、爆破物

取缔规则、防止破坏活动法……国家张着天罗地网，采取各种措施镇压革命行为。

三宅如果不抛弃干革命的意志，那么他一生就只能居无定所，也不能找到安定的职业，要经常到处奔走策划阴谋。贫困饥饿，不能和家人团聚。搞得面黄饥瘦，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人，怀疑一切；出卖人或被人出卖。最后，被关进监狱的小单间里，这才总算找到安定的日子。

三宅是个非常聪敏、灵活的人。贤一郎想，假如他不当革命家，生活在一般社会里，那我是万万赶不上他的。所以只要三宅在搞着左翼运动，江藤对这个竞争者就可以十分放心。

顺路角上的邮政局拐进去，道路突然一片漆黑。从这往前走都是住宅区。拐角第二家是町田牙科医院，母亲经常在这里治疗牙病。它的邻居平野家石砌的围墙，庭园里树木茂密。住户不知是哪家公司的头头，每天有进口的大轿车到家来接他。对门柳井家的儿子是初中时的同学，没有考上高中，成了流氓，已经不知去向。

与柳井家一家之隔是松本家。这家人特别小气，他家的姑娘和自己也是同班同学，去年春天生了一个私生子，不知为什么没去做堕胎手术。在法律上不叫私生儿，而叫“母之子”，实在奇怪。那就是说嫡亲的孩子应该叫“父之子”了。这个姑娘最近忽然不见了，也许带着孩子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松本的对门河田家，三年前遭到火灾，如今又盖了新屋，比以前还要大。拐角上的野岛家，前年太太服安眠药自杀了。……这一切也许就是所谓“社会”。

在这平凡的住宅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都是由于生

活的苦恼和艰难所引起的。一发生了事情，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想早点把它忘掉，或者装着已经忘掉的样子。总之，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已司空见惯，漠不关心。事情的善后措施早有定规，因此谁也不大惊小怪。人们对于法律规则就象对待习惯和金钱一样，漠然处之。这时一只雪白的猫，简直象精怪一样，悄无声息地轻轻从他脚旁窜过，钻进篱笆去了。

松本由美子曾经打动过他的心。那姑娘红头发，白皮肤，眼角有点下垂，满脸雀斑。那根本不是谈恋爱，只不过是想跟她闹着玩罢了。那姑娘有着迷人的媚气。可是最后江藤还是一无所获，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经验，他不懂得诱惑女人的步骤和方法。另一个原因是诱惑她以后，他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他懂得被女人拖下了水会阻碍自己发迹。他想，不知是谁弄大了她的肚子后，竟逃脱了这一次厄运。

假如有机会，也该尝尝女人的滋味。和女人在一起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样的行为他可以说是懂得的。但只有这方面的知识却没有任何体验。正象现实社会还在遥远的地方一样，女人似乎也离得远远的。然而女人确实是存在于社会中，也许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另一面，或者说是居住在男人生活的另一面。他一边走，一边幻想着女人，尽情地探索幻想中的女人。黑夜好象帮助人去幻想似的。

身上一冷，醉意都涌到头上来了。他想：结婚还太早。夜阑人静的街上，表面上是和平的，那是因为生存竞争在这一时刻里暂时停止了。

时钟快指着一点钟了。母亲把脚伸进脚炉里，缝着拆洗过